

英·哈代著

玖 德

曾季肅譯

德 玖

譯 肅 季 曾 著 代 哈 · 英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三十七年四月第一版 (170) S. 1301-1501

玖

德

Jude The Obscure

著者 THOMAS HARDY

譯者 曾 季 肅

發行人 徐 伯 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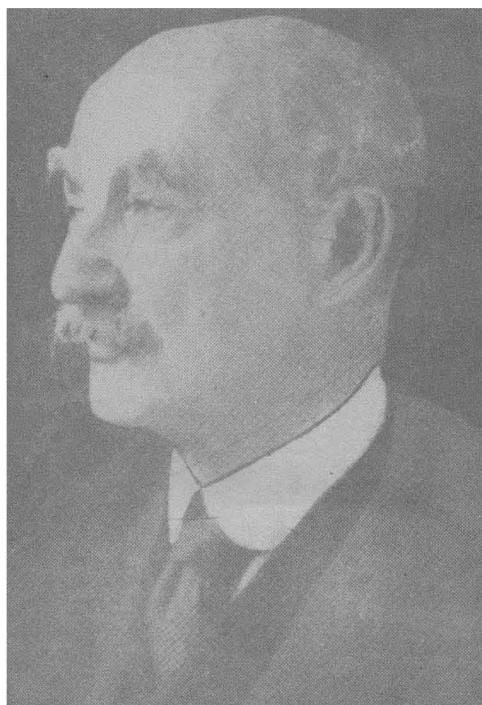
發行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八四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四號
星加坡吉甯街四〇號A

經售處 各大書店



• 費運加酌埠外 • 元七十幣國價定本基 •



哈 代 像

THOMAS HARDY

作者小傳

湯謨士哈代是十九世紀英國底小說家和詩人。他底小說，尤其是他底不朽著作之一，玳德（Jude the Obscure），充溢着過度悲觀的情調，咀咒人生，蔑視上帝，痛恨婚制，以致引起了讀者的反感，向他大肆攻擊，一時譏議四起；然而任憑這惡意狂濤衝撼得如何猛烈，他在英國文壇上所佔的地位，竟絕未動搖。著作備受時人底詆訶，而作者仍能泰然雄據着一代文豪的壇席，這種情形，在世界文學史中，是不多見的。

一八四〇年六月二日星期二清晨，他在韋薩克司（Wessex）中心，離開陶謙士墩（Dorchester）三里路的柏克海卜墩（Bockhampton）誕生。剛離母腹，全無聲息，有護底第一聲報告是：「啊！可惜是一個死了的男孩子！」後來經過了視察和拍弄之後，才呱呱地哭出聲來。因為初生孱弱，所以童年時代體質不健。

他底父親和他同名，是一個石工，身材高大，藍眼睛，鬚髮作深棕色，牙齒白而整齊，相貌漂亮，溫文有禮，善於跳舞，彈得一手好梵啞鈴，因此，婦女們都很喜歡他。

他底母親，吉彌曼司維德孟哈代（Jemima Swetman Hardy）是陶謙士墩一家擁有地產的富足人家底女兒。生得身材細小，淡棕色頭髮，灰色眼睛，羅馬式鼻子，步履輕快，雖老了，還仍舊保持着年輕婦人走路的姿態。她是個非常能幹而有決斷的婦人。

他底兒童時代，身體雖不健碩。可是的確是個聰明而早熟的孩子：還不會說話，倒先會讀書了。八歲那年，他底母親送他的禮

物是屈萊頓 (Dryden) 翻譯的費琪爾 (Virene) 及其他和此相類的名著，可見那時候他已經有讀這類書的能力了；從小就像李嘉德孫 (Richardson) 常常代鄉間不識字的姑娘們寫情書。

他底開蒙教師就是他的母親，教到了一八四八年才送進柏克海卜墩小學。算學和地理的成績很好，可是對於寫字感到非常的困難。

一八四九到五〇年他在陶謙士墩非國教の日校裏讀書。

一八五三年進了高等學校直讀到十六歲。後來又跟著一位本地女教師學習法文，拉丁文，算學和圖畫。

一八五六年受了經濟的壓迫，不能夠入大學，就在他父親底朋友約翰赫克士 (John Hicks) 一位本地教會建築師那裏當學徒。赫克士是個仁厚長者，容他儘量地研究希臘名著，並不責罵阻止他。

一八六二年他到了倫敦，在因為建築了8字雙平壇而著名的亞薩威廉白朗斐德爵士 (Sir Arthur William Blomfield) 底辦公處受訓練。他在那裏對於所學的建築，很少興味；一有閑暇，就同他東家底學生和助手們滔滔不絕地談講着詩人和詩，他們也都喜歡聽他。

雖然他不愛好建築，可是在這上頭他也下過功夫的。一八六三年從兩個有名的國家建築公會得到過獎品和一個獎章。

他底著作生涯，是從一八六五年開始的。在欽白雜誌上 (Chamber's Journal) 發表了一篇半諷諧的文章，怎樣給我自己造所屋子 (How I Built Myself a House)，這篇文章他是寫來博取白朗斐德同事們底笑樂的，充滿了開頑笑的精神。

一八六七年他第一次嘗試寫小說，寫成了一本窮人和夫人 (The poor man and the Lady)。約翰穆雷 (John Morley) 和喬其曼雷狄士 (George Meredith) 讀了以後，批評牠「太忽略了結構」；最有趣的是，他聽了這批評，在寫拚命補救 (Desperate Remedies) 的時候，竭力注意結構，出版後，他們又批評說，「太着重結構」了。

一八七〇年三月，他到康華爾（Cornwall）修理聖朱利葉德（St. Juliot）禮拜堂，遇見了愛瑪藍維娜基佛德（Emma Lavina Gifford），兩人情意相投，一八七四年九月十七日就同她結了婚，她把她和哈代第一次的相見和給她的印象，寫了一本詳細的記述。相處數十年，不幸在一九一二年她得病死了。

一八七一年，福來德烈克綠林（Frederick Greenwood），康赫（Cornhill）雜誌的主筆，讀了哈代的綠林蔭下（Under the Greenwood）因為書名裏面有著他底姓氏，發生了趣味，於是就請哈代給他的雜誌寫一部遠離狂亂的羣衆（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整部付印是在一八七四年十月裏，大受讀者歡迎，都認為是女作家喬其愛烈奧德（George Eliot）底作品，這是他第一次嘗得成功的樂趣。

從這時候起，直到一八九五年，他寫了不少小說，情節大都悲慘，他底不朽名作，杜盤維爾士底袋絲也是這時期的作品，牠底印行是在一八九一年。

一八九六年，玖德出版，譏評詬罵之聲，如潮而起，竟使他痛心疾首，從此擱筆，不願再寫小說了。
從一八九八年起，直到死，一意作詩。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八五年中寫成了一部史詩巨著，君主（Dynaste），歌詠着國際悲劇，法王拿破侖底事蹟。這部詩證明了他底音韻和藝術創作的天才，固定了他的詩人地位。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一日，他和他底書記，馥絲冷絲愛彌麗都格黛（Florence Emily Dugdale）結婚，她是新聞記者，雜誌投稿人，會寫過好幾本書的一位作家。她愛護哈代，無微不至，對於讀者向他的抨擊，竭力迴護，使他不至於感到尖銳的苦痛，在這位夫人的溫柔撫慰之下，異常舒適的度過了底最後十四年的生活。

他畢生努力著作，研究建築和法律，在教育上也曾盡過點力，其實人們對這些也都抱着非常敬仰之誠，而且有過表示的。
曼格大靈（Magdalen）大學，皇后（Queen's）大學，牛津（Oxford）大學，都以名譽學員的資格贈給他。

康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又將文學博士的名譽學位贈給他；亞盤廷（Oberdeen）大學，白烈托爾（Bitol）大學，和聖安屈樂（St. Andrews）大學都將法學博士的學位贈給他，他對於能穿康橋博士制服這件事是引為非常榮幸的。

一九〇九至一九二六年，曾擔任過陶謙士墩臘丁希臘語學校的校長。

一九一〇年六月，他得到文學獎狀，這是最為文學家所重視而希望得到的。

一九一二年，皇家文學社派代表亨利紐鮑德爵士（Sir Henry Newbolt）和威廉白德勒（W. B. Yeats）到他家，曼克士大門（Max Gate）來，送致金質徽章。

他做過本地的保安官和文學俱樂部的會員。

在他底八十歲誕辰的時候，作者協會派代表團來祝壽，代表全是當時的第一流名作家。另一個文學團體，由勞盤德白烈奇（Robert Bridges）領着頭，讀了一篇祝辭，並送給他一本為了他而寫的詩。這一年以前，西佛利德撒松（Walter de la Mare）寫了五十首詩，印成了一本，親自踵門送贈。

在他死的以前，他承繼着但尼生（Tennyson）和曼雷狄士的位子，做作者協會的第三個會長。這種種顯得英國學術界和作者們終究對他抱着好感和欽仰，因此他感到非常的高興。

他死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一，晚上九點鐘。在他底陶謙士墩家裏，曼克士大門。這所屋子是在一八八五年照他自己的計劃造成的。他起病是因為受了寒，臥床大約一個月，病情並不嚴重，臨死那天上午還請他的妻子讀書給他聽，神智很清明。病中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盡心看護着他；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本地的醫生孟醫生（Dr. Mann）；亨利赫德爵士（Sir Henry Head）還有一位愛他的人柏利（Barrie），他們都是天天來看視他，老是在他的病榻左右周旋的人。

死後哈代遺命要葬在司丁士佛特（Stinsford）陶謙士墩外面的一座小村，他底家墓裏面；而英國一定要將他葬在韋司德明士墩寺裏，這是歷代名人的聚葬之所，他的家人堅持着要遵守遺命，雙方爭執甚烈，後來經過幾度磋商調解，才彼此諒解議定了一種折中的辦法。

一月十四日遺體運到淮涇（Workington）火葬場焚化，他的心取出來安置在他第一個妻子底墓穴裏面，體灰由他的好友杜利從淮涇捧送到韋司德明士墩寺底詩人角隅安葬。

追悼會是在一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在寺裏舉行，執紼人的領袖是內閣總理大臣鮑德文（Baldwin），其餘參加的都是當代第一流作家及達官巨商。民衆都許進來致他們底哀悼之誠，來者極多，社會中各種階級各種行業的人都有。儀式舉行之前傾盆大雨，羣衆鵠立北門口等待的時候，大家紛紛議論著：「他底最偉大的小說到底是那一部？」他死後誰能佔着他的地位？「他究竟是小說家呢，還是詩人？」

一八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因為他和8字雙平壇的關係，在英國戲劇聯合會的圖書館裏裝置了一塊嵌壁板紀念他，上面刻著：

「紀念湯謨士哈代」

8字雙平壇底第一層從前是白朗斐德先生（後來稱為爵士的）底辦公室。湯謨士哈代從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七年，就是他從二十二歲到二十七歲的時候，就在這裏度過他的建築師訓練時期。在這裏他看見平台的造好，寫了許多詩，過了許多年之後才印行的，他底座位是在前室，靠近極東的窗。」

這塊板裝嵌在他底舊座位背後的牆上，將牠的位置安放端正的這件事，是由柏利伴著哈代夫人做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美國欽仰他在靠近他的誕生和老死的屋子裏面各建立了一座紀念碑，舉行揭幕禮的是約翰·李維司·東勞維士（John Livingston Lowes）。

關於他的狀貌性情有着以下的幾段敘述：

有一個在他去世前幾星期到曼克士大門探訪過他的人說：「他是一個矮小的人。在他底呢短衣領子後面，有一小片淺色的頭髮，口鬚修剃得很整齊，眼睛藍色，很有威的鼻子稍微有點兒歪，高揚而含有疑問神情的眉毛，向上一抬，就會把額上摺成了許多重疊的縐紋，一直推到光禿和球形的腦殼上去。」

他在白朗斐德辦公處的時候，有一位建築助手說：「他是個守時刻的人，每天到辦公處從未誤時，極安靜，說話行動，溫和嫺雅，常常着在夢想的神情。據我看他對建築並無十分興味，祇一心喜歡談講當時的文學和作家。他愛好音樂和戲劇。我想他在辦公處是不寫小說的，因為我從沒有看見過那類的事。」

他怕演講，在一九一二年皇家文學社派代表到他家來贈送金質徽章的時候，雖然祇有四個人在場，而贈送儀節，非常隆重，他的筆記上有這樣一段記載：

「在這間差不多空虛的房間裏，紐鮑德糟蹋了他一生最好的演講，依慈也糟蹋了一篇很好的，而我底答辭是同平常一樣，是不行的，幸虧聽的人少。」

他富有同情心，對人和一切動植物是一樣的，看着牠們受苦痛和看着人受同樣地憤恨不平，這在他底作品中，常常流露着的。

他寫小說，結構可說是精密完善幾乎到了無可疵議的境界。從學習建築他學得了寫小說的方法，把情節，人物，風景對話各部分，裝置得非常配合緊湊，而且調和勻稱。

文字直率簡明而有力量，描寫敘述有引人入勝的魔力，至於感覺的銳敏，心理解剖的微細，不是尋常作家所能望其項背的。他知道藝術地位底尊嚴，所以儘力護牠自己表示，從不將一己底意見或者批評夾進小說裏面，以致損傷了牠美的完整。可是，他的幾乎不近人情的悲觀，有時候似乎將他作品底一切好處都遮暗了。他把人寫得成了世界上毫無力量的一部份，掙扎着想和比他們偉大而為他們能力所够不到和影響不到的制度或者權力去抵抗，結果總是悲慘地失敗。每部小說，事件底進行，看得出他在煞費苦心地把事情處處弄壞，立意要造成一個慘酷的結局。他想描寫人生真實，其實他祇寫了黑暗的一面。他輕視上帝，以為他祇像一個優氣的孩子，會把最寶貴的東西，隨意碰碎破壞而毫不吝惜，從道德方面說起來，他還不及普通男女高貴呢。他恨婚制，覺得這祇是一種男女求洩肉慾的契約，與真愛非但沒有關係，並且足以破壞牠的。

他輕視上帝恨婚制的原因，是從他底對一切生物的一種深厚同情心發生出來的。他眼看他們受苦，着急憤慨到了極度，而

自己又無法援助，於是激成失常的悲觀，歸一切過於上帝和制度而痛恨牠們。

不過他底悲觀，全是熱情與憤慨，絕無其他悲觀派的冷酷氣息。並且他底悲劇中的犧牲者，受苦痛時的態度極鎮靜，像玖德雖會感到極度苦楚，但是最後的死，是他所渴望的，這就是他給予讀者的唯一安慰。

他所描寫的無論何種女子，總是感覺銳敏，反覆無常，拖累男子，不過除了奧萊佩蘭以外，她們底拖累並不是她們的過錯，而對他底作品的反感英國某大圖書館有一位女性讀者在一部哈代底小說頁邊上寫着：「噫，我多麼痛恨湯謨士哈代啊！」

玖德 (Jude the Obscure) 是他底最後的一部小說，有着上面所述哈代在思想上，寫作技巧上的一切長處和短處，不過在這部書裏他底悲觀和不健全的情調，竟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書中兩個主人，玖德是一個無地位無財力的石工，不自量力，一生掙扎着想叩學術堡壘之門，蘇呢是哈代所寫他底理想中的女子最成功的一個。有着他認為女子應有的種種性質，老是在真情和婚制，良心和宗教底衝突中間受苦楚，而作者又在他們底人生路途上不懷好意地布滿了鋒利的碎石，荆棘和陷阱，狠心辣手造成了一個使人毛骨悚然可怕的慘酷頂點——就是三個孩子底慘死。

這部小說本身底遭遇，簡直和牠作者底如出一轍，雖然受盡詆訶，仍舊不失為哈代底不朽名著，和黛絲齊名，也仍舊不失為世界文學名著之一。經過了這樣惡意狂潮底沖洗，而牠底光明，依然燦爛，牠是自有牠底不可磨滅的價值的。

參考書

- 一、哈代傳 (The life of T. Hardy) 布林尼克 (E. Br. necke) 著。
- 二、古今作者列傳 (Authors Today & Yesterday)
- 三、近代小說家評論 (Essays on Modern Novelists) 范爾伯士 (Thelps) 著，曼克密來書店 (Macmillan Company) 出版。
- 四、湯謨士哈代評傳 (Thomas Hardy, A Critical Study) 藍司瑞爾士亞盤克勞比 (Laseelles Abercrombie) 著，馬丁珊幹 (Martin Secker) 出版。
- 五、哈代底藝術 (The Art of T. Hardy) 約翰生 (L. P. Johnson) 著。

六、文學大綱鄭振鐸編商務出版。

作者自序

這部小說（牠底照着現在款式的產生，爲了定期刊物的必要條件延遲了許久。）底歷史簡單述說如下。事實梗概是照着一八八七年和這年以後的筆記，在一八九〇年記載下來的。有幾件事的情況是被上年一個女子底死所提示的。出事地點在一八九二年十月裏去重新探訪過；這敘事的大概在一八九二年和一八九三年底春天就寫下來了。像現在所看見的詳細敘述是從一八九三年八月起直寫到第二年；到了一八九四年年底，除了幾章以外，整部書都在發行人的手裏了。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底，他在哈般雜誌裏當一部分發表的小說開始登載着，一月月按段續登下去。

可是，同杜盤維爾士底黛絲情形一樣，雜誌的本子，爲了各種緣由，多少是被刪節和改動過的，現在的印本才是整部都照着原來所寫而發表的第一本。現在要說到書名決定的困難，這故事先用一個暫時的名稱發表——實在，後來又繼續採用了另外兩個現在的也是最後的書名，認爲是一切名稱之中最好的，其實，也就是最早想到的。

爲了向着許多成年男女們講述的一本小說，這要想盡方法，把憤怒和狂熱，嘲笑和苦難，或是緊跟着人類所知道的最強烈的熱情之後而來的，絕不虛飾地談講，要講得沒有一字含糊，說明白有志未酬底悲劇；在講述的方法上，我不覺得有什麼能够非難的地方了。

跟這枝筆底以前的著作一樣，玖德這本書也祇是一種努力，想給一連串彷彿是真的事情，或者種種個人的印象造成形體和連接起來罷了；至於牠們的一致或者不和諧，牠們底永久或者暫時的問題，倒認爲不是重要的。

一八九五年八月湯·哈·

玖 德

是啊，許多人爲了女子神魂顛倒，爲了她們的緣故變成了奴隸，也曾有許多人爲了女子而死亡，迷路和犯罪……唉！你們男子，看着他們這樣做，還祇叫女子堅強，這怎麼能够呢？歐斯屈萊士

第一卷 在梅蕾克靈

校長●要離開這村莊了，每個人似乎都有點傷感。在克裏斯康白的磨坊主人，借給他一輛小小的白篷車和馬，替他將行李運送到他預定要去的那城裏，大約離這裏二十里路光景，這樣一輛車子，用來裝載這位要動身的校長的產業，牠底大小看起來，是儘够的了。因爲校舍的一部分是由董事們供給設備的，在他那隻書籍裝運箱之外，校長所有唯一的笨重物件是一架小屋子裏的鋼琴，那是有一年他想學習用器音樂，在一處拍賣場買來的，可是熱心早就消滅了，他終究沒有學得一點彈琴的技能，而這器具倒從此成了他搬家時候的永久累贅。

牧師這天走開了，因爲他是個不喜歡看見變動情景的人，直要等到晚上，新校長到了，住進去，每件事都又弄妥貼了，這以前，

●校長 (Schoolmaster) —— 當時英國鄉村學校，每校祇有一位校長，稍大的有一位助教，如無助教他須主持全校事務，教全校學生，校長教師的職務，一身兼任，亦可譯作教師，因每校祇有一位，故譯作校長。

他是不想回來的。

鐵匠，農場管理員和校長自己正現出爲難的樣子站在客廳裏的鋼琴前面。校長說就算他能將牠裝進車去，等他到了克蘭司德明士端，他要去的那城，也不知道怎樣處置牠呢。因爲初到的時候，他祇能搬進暫時居住的寓處。

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子，關心心地幫着裝好行李，也加入了這一羣人，當他們摸着下巴頰的時候，●他開口說話了，爲了他自己發音的聲音臉紅起來：「姑媽有一間大的堆燃料的屋子，也許能夠將牠擺在那裏，等到您找到了安放的地方再說，先生。」

「一個適當的好意見呢，」鐵匠說。

事情決定了，派一個代表去見孩子的姑媽——一位居住在村中的老姑娘——問她肯不肯容留這鋼琴等到費勞德孫先生派人來取時候。鐵匠和管理員也一同走去看看那個房間是否合用，祇有孩子和校長留下來站在那裏。

「我要去了，傷心嗎，玖德？」校長和藹地問。

男孩子底眼睛裏有了眼淚，他不是實在和校長底生活接近的，正式白天上課的學生，不過是在校長任職期間曾經進過夜校的一個學生罷了。那些正式的學生呢，假使一定要說出真實情形的話，現在正站得遠遠地，像某種歷史上的弟子似的不願意給什麼熱心自動的幫助了。

男孩子不自然地翻開他手裏拿着的書，這是費勞德孫先生贈給他算作臨別贈品的，承認他是傷心的。

「我也是如此，」費勞德孫先生說。

「那麼你爲什麼去呢，先生？」孩子問。

「啊——那是說來話長呢。你不會明白我的理由的，玖德。也許，等你大一點你會懂。」

「我想我現在懂得的，先生。」

「就是——不要到處去說這話。你可知道什麼是大學和一個大學底學位嗎？這是一個要在教育上做點事業的人必須有

的憑證。我底計劃，或者夢想，是要成一個大學畢業生，然後再被派定職務。去住在克蘭司德明士端或者靠近牠，說起來，我是在中樞的地點了，假使我的計劃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話，那麼在那地點自然比我在別處，會給我好一點的機會去實現牠，我想。」鐵匠和他底同伴回來了。老佛蕾姑娘底堆燃料的屋子，是乾燥而非常合用的，她似乎願意在那裏給鋼琴留一個位置。於是講定將牠留在學校裏，等到黃昏，可以利用多一點人手去搬牠的時候，校長向四周看了最後一眼。

孩子玖德幫助着裝了幾件小物件，在九點鐘的時候，費勞德孫先生上了車，坐在書箱和別的行李旁邊，向他底朋友們說了再會。「我不忘記你的，玖德。」車子開動走去的時候，他微笑着說。「做個好孩子，記着：待畜生和鳥類要仁慈，盡你的能力讀書，假使你萬一到克蘭司德明士端來，爲了舊相識的緣故，記住，你要來找我的呢。」

車子吱吱響着經過草地，到牧師住宅旁邊，一拐灣看不見了。孩子回到綠草原邊上的井跟前，當他走去幫他的恩人和校長裝行李的時候，將他的水桶留在這裏。現在他嘴唇有一點顫抖，掀開了井蓋，把吊桶放下去之後，他停住了，將前額和臂膀靠在井欄架上，他底臉上露着一個深思孩子底堅定，就是他沒有到該感覺的時候，已經感覺到了人生的荆棘哩。他正在望進去的那口井，是同這村莊一樣的古舊。從他現在的位置看起來，像是一個長圓形的望遠鏡，末端在離開一尺遠一個水波盪漾亮晶晶的圓盤裏。靠近頂是一層青苔的裡裏，再上來些全是鹿舌羊齒草。

他自言自語，用着一個善於幻想的孩子底表演熱情戲劇的聲調說，像這樣一個早晨，校長曾經在這口井裏吊過許多次的水，從此永不再在這裏吊了。「我曾經看見他向下望進去，在他吊得疲乏了的時候，和當他在提水桶到家以前休息一會的時候，恰巧和我現在一樣！可是他太聰明了，不肯再住在這裏——像這樣一處狹小笨蠢的地方！」

一顆淚珠從他的眼睛裏滾進了井底深處。這早晨是有點霧濛濛的，孩子呼吸的氣在這靜止重濁的空氣裏展開來成了濃一點的霧，他底思緒被一聲突然的高呼打斷了。

「把水挑上來吧，請你，你這懶惰的小流氓啊！」

這喊聲是一個老婦人發出來的，她正從門口走出來。這門口面對着離開不遠的一所綠色草屋底花園圍。孩子急忙做了一個答應的手勢，盡了像他這樣一個體格所能有的最大力量，吊水，吊起來之後，將大桶裏的水，倒在他自己底一對小一點的桶裏。

然後停一刻，順一順呼吸，挑起水桶走過這片圍着井的黏滑的綠草地，這差不多是在村莊，或者還是說，小村落的中心。

這地方是古舊而且窄小，位置在鄰接北章薩克司濱海沙地，起伏不平的高原斜坡上。雖然這樣古舊，然而也許祇有這井架子是本地歷史上保留着完全沒有變動的遺物了。許多茅草蓋頂的，凸窗的住宅，近年來都被拆掉許多樹木呢，砍倒在草地上。最要緊的，原來的禮拜堂，拱起了的屋脊，裝飾着的木質小尖塔，古式的橫棟，都折下來哩，有的劈開了，成了一堆堆造路材料堆在小巷裏有的呢，用來做了豬圈的牆，花園底基礎，撐住籬笆底樁石，和鄰近花壇裏面的假山了。代替這禮拜堂的呢，在一處新地方，一座巍然高聳而嶄新的，英國人眼睛裏不熟悉的日耳曼峨特式建築早已建造成功哩。是某一位一天裏面可以從倫敦打個來回，的歷史上紀念品的毀滅者建造的。在建立着已經這麼長久供奉基督教神聖的古廟，牠的地址，甚至於在這綠色平坦的草地上，就是在有史以前就做禮拜堂墓地的地方，簡直不留一點銘記哩。已經鏟平的墳墓呢，就用價值九邊尼，擔保經用五年的鐵鑄十字架紀念着罷了。

二

玖德佛雷底體格是這樣瘦小，可是他挑着滿滿兩隻家用水桶的水，一直到小屋那裏，並沒有休息。門上有一塊小小長方形的藍色木板，板上漆着「屈龍雪萊佛雷麵包店」幾個黃色字在窗上的小小鉛質窗格裏——這是剩下來少數古老房屋當中的一所——有五瓶糖和放在一隻畫着楊柳花樣的碟子裏的三個甜麵包。

在屋背後倒空水桶的時候，他能够聽得見門裏面他底太姑媽招牌上的那位屈龍雪萊，和幾位別的村人們正在談着與高朵烈的閑天。看過了校長動身，他們正在討論這件事底詳細情形和信口開河地預言他底將來。

「他是誰？」當孩子進來的時候，一位比較生的客人問道。

「唔，您會問這話的，韋廉斯太太。他是我的姪孫。——你上次上這裏來了以後纔來的。」答話的這位本地老年人是一個高身材瘦削的女子，她傷心地說着最細小的題目，輪流着向每個聽的人說她底說話中間的一個短句子。「他從梅而斯德克，下去的南章薩克司那裏來的，大約一年以前吧——惡命運跟着他們呢，畢靈黛，（旋過來對着右邊）他底父親住在那裏得了致